

## 04 過年大搨掃

林宜男

過年對囡仔來講，是一年當中上快樂的日子，毋但會當穿新衫、有紅包通挈，猶有三四禮拜的歇寒。毋過對大人來講，過年是一個予人向望閣忝頭的時陣。期待的是辛苦一年有賞金通領，嘛會使好好仔歇暎幾工仔，和親情朋友聯絡一下仔感情，抑是出去旅行。忝的是過年前一寡仔沓沓滴滴的代誌和工課，予人實在有夠煩的。毋但工課愛做到一個坎站，厝內的代誌嘛是一堆，其中一項就是大搨掃。

講著過年大搨掃，普通時仔嫌蹓公寓狹，物件攏揣無所在通園，猶是蹓透天的較好。毋過若過年拄著大搨掃的時，就感覺公寓整理起來緊閣方便。透天厝欲搨，干焦想著就瘡！

過年雖然講有幾若工通歇，毋過攏是佇新年前一、兩工才歇，若真正到倚年才開始搨，根本都袂赴，閣較莫講猶有拜拜的物件愛攢。所以阮攏個外月前有閒就愛開始款厝內。應該擲的、應該收的、應該拭的、應該洗的……逐項攏袂使清彩，就是希望過年的時，厝內清清氣氣。

內底款好了後，閣來就是門窗戶扇、網仔門恰玻璃。倚內面片的玻璃恰門窗較無差，外口片上驚拄著透風落雨，

共辛苦拭甲真清氣的玻璃閣吹垃圾去。所以我逐年攏是共搨大門的工課，留到過年前才做，較袂白了工。毋過洗大門彼工若拄著寒流來，用冷吱吱的水拭玻璃、窗仔恰鐵門，準講無細膩去感著，毋但一年上長的歇暎日烏有去，連欲予醫生看嘛是一件誠麻煩的代誌。莫怪這馬有真濟人，過年若無閒通搨，規氣門關關咧規家伙仔出去迱迱。

過年搨掃雖然有較忝，毋過有一個好處，就是會揣著進前按怎揣都揣無的物件，尤其物件若是有紀念性的，毋但歡喜閣會當共一段失落的記持揣轉來！舊年大搨掃的時，我就揣著細漢的時，阿叔送我的鉛筆盒仔。彼是伊去日本的時，買轉來送我的禮物。已經倚欲四十年矣，有淡薄仔生銹恰退色，毋過這是一個真有紀念性的物件，敢若有拄著寶的感覺，心情綴咧好起來，嘛予大搨掃加真心適，感覺袂遐爾忝矣。

## 05 豆花公仔

陳秀菊

「豆花！豆花！」淡薄仔梢聲閣透濫一寡外省腔，逐工天欲暗的時就會出現佇巷仔口，彼是我讀小學的時足愛聽著的聲。對放學到食暗頓猶早咧，等阿母工課做煞才煮暗，七點外食飯是誠四常的代誌。所以阮阿母三不五時仔就會買幾碗仔豆花，予阮這三个枵饞的囡仔食，會當做四秀仔兼略仔止枵一下。逐改阿母攏叫我去買，因為常在共伊交關，就按呢和賣豆花的阿公愈來愈熟。逐擺咧買的時陣，我會順繼佢伊加講兩句仔話，知影阿公已經七十外仔外矣。伊十六、七歲仔就做兵，對烏水溝彼引綴軍隊那相戰那撤退，落尾退來到臺灣。三冬後，就佇遮娶某生囡、釘根生炭，共遮當做是伊的第二個故鄉。

到今猶咧賣豆花，是為著欲改善規家伙仔的生活。聽講伊有一个囡自出世跤手就小可仔各樣各樣，無法度去食頭路趁錢。大漢囡是做塗水的，攏是買人家穡仔咧做，工課嘛無誠齊勻。所以繼續賣豆花加減仔趁，通門相添厝內的開銷。

上歡喜的是見擺我去買豆花，阿公攏會加斟一寡予我，伊呵咾我是一个好笑神閣有禮貌的小姑娘仔。有一工伊雄雄問我講：「會當叫我阿公袂？」因為阿公仔干焦生兩個後

生無查某囡，嘛無查某孫。我應講：「愛轉去問阮阿母。」隨窻倏走轉去問。阿母笑笑仔共我講：「好啊。」自按呢我就改喙叫伊「豆花公仔」。有一改豆花公仔相連繼規個月無來賣，無通食著甜閣芳的豆花無打緊，煞會煩惱伊是毋是破病矣？抑是發生啥物代誌？上艱苦的是對彼陣開始，我就毋捌閣再看著伊矣……。

對豆花公仔有一種誠特別親切的感覺，伊的豆花食佇喙裡綿綿綿，有淡薄仔甜甜閣清芳的滋味，仙食嘛食袂瘡。食的時予我足貼心的幸福滿足感，就若親像見擺咧食蒜頭阿公紮來的甜路全款的滋味，毋但甜閣芳，嘛有若像阿公對阮的愛佢疼惜。雖然這是囡仔時的代誌，時間嘛過遮久矣，毋過想著的時，全款是甜蜜閣歡喜。

## 07 搬戲囉

黃嘉琪

會記得我細漢的時陣誠愛唱歌佢搬戲，尤其是誠愛唱歌仔戲。常在廟埕若有演歌仔戲，我就趕緊共椅頭仔奔咧，走去戲台前看戲。看了轉來厝裡，就開始照戲台頂演的，家己閣搬一擺，阿公、阿媽定定攏看甲笑哈哈。

我嘛不時正手寫功課，倒手閣咧比歌仔戲的手勢，喙嘛綴咧唱，實在毋知到底有共冊讀入去無？有一擺，阿母有一个熟似歌仔戲團的朋友來厝裡，阿母滾耍笑講：「你看阮查某团會使去搬戲無？」阿爸講：「搬戲彼途傷複雜，毋通去。」佳哉阿爸有擋，若無，這馬歌仔戲無時行，我毋就無頭路矣。

等我大漢了後，沓沓仔袂記得家己捌有彼款想欲搬戲的夢。一直到前年十二月，我佇阮查某团的學校參加一齣聖誕劇的演出，導演講我會使演劇本內底上嬌的「尪仔」，著愛戴金頭毛、穿短裙，閣愛跳舞佢搬戲，真正是誠大的挑戰。拄開始驚驚，毋過我的戲魂若像睏美人睏一百冬精神矣全款，足想欲試看覓咧。我閣想講人生海海，無佻濟機會會當按呢啟放家己，就隨決定欲加入三個月排戲的生活。這三個月誠無閒，逐工攏咧記台詞、跂步手路佢舞步，才知影演員真正足辛苦的！雖然辛苦，毋過看著戲台跂，

囡仔看甲笑哈哈，阮逐家心內就誠歡喜。

舊年猶閣有機會去參加另外一个演出，彼擺我演一个佇庄跂種田的查埔人，愛畫粗閣烏的目眉佢喙鬚，動作嘛愛變粗魯。這對我這個平常時幼秀幼秀的人來講，是誠大的挑戰。逐家看著我妝畫好了後變一个人，攏那笑那呵咾我為囡仔的犧牲誠大。

雖然逐家攏講阮遮的 oo-bá-sáng 演員誠有愛心，願意付出時間來排戲。毋過對我來講，這是一種人生的挑戰，嘛是一種好模樣。因為我佇過程當中，予阮囡看著阮遮的阿桑克服困難佢突破家己的一面。另外閣有一種意義，就是我完成細漢想欲搬戲的願望矣。阮阿姊嘛講當年無予你去搬歌仔戲誠無彩，若無這馬毋知衝甲對佢位去矣？